



譜
疑

一

□ 12
976
1



門
號 976
卷 1

疑書疑之

夫古書之難明于今者。其苦亦尚書。秦火之厄。伏生之老。而孔壁之藏。固難信也。乃漢儒以遠。祖述彛彜。其弊亦不鮮。

明治三十八年
六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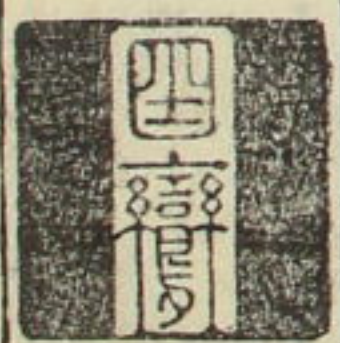
言易是言
宜乎明之難也。或曰。書
雖難。豈如易之最難。
夫子曰。且有加於數。而
未以學易。所以無大過
者。之也。如之何其置而
不曰。曰。唯書是難。可乎。

哉。予曰。噫。其然。豈其然。
易固不易。然幸免秦
火。文從字順。比之尚書
法也。聲牙。其聲不可讀
者。有冒字。安知非夫子
之。昔於章。徧之絕。而

十翼一集。雖非及駮。而不及難。學哉。王魯為。善。有見字。茲為。亦特於。書精思。而有此編。予。不敏。每讀古書。多疑。而。不得其解者。亦甚。蓋以。

編。因。意。究。熟。也。按。且。句。以。授。剖。刷。云。讀。者。乃。引。伸。錫。款。以。資。其。學。力。凡。所。讀。古。書。思。過。半。也。豈。獨。當。書。而。已。哉。

西樓志松鴻題



書疑序
宋王柏所著書疑以授梓人夫
書者先王之法言豈可疑乎傳曰信而好古
君子之誼迺爾關洛而後賤故貴新古誼見
貶於是乎有書疑此宋人之常政已雖然
魯壁秦燹殘缺之甚雖信而好古不可得而
讀之蓋信古者無以尚之能疑者其為信矣
可謂知之次也學者卒業斯編沈湛之思精
氣之極有發一識則庶幾乎可得而讀之大

書疑序

赤松大業校宋王柏所著書疑以授梓人夫
書者先王之法言豈可疑乎傳曰信而好古
君子之誼迺爾關洛而後賤故貴新古誼見
貶於是乎有書疑此宋人之常政已雖然
魯壁秦燹殘缺之甚雖信而好古不可得而
讀之蓋信古者無以尚之能疑者其為信矣
可謂知之次也學者卒業斯編沈湛之思精
氣之極有發一識則庶幾乎可得而讀之大

業意在於斯乎大業播人少有雋才善屬文
以文學穀於赤城云

明和三年丙戌正月 備藩 湯元禎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相所著書。自伏孔二家
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
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
固未有擬議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
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
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
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
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
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
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

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為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為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各爾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附錄

宋史本傳

王栢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太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

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
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
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
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
且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
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
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栢之
言曰。伏羲則河圖。以書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
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
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
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

書當
作畫

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
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
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
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
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
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百一篇。兩兩相配。退何
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
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
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
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
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

百當
作有

附錄
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關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誌。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書疑目錄

第一卷

大序疑

堯典考異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夏書疑

仲虺之誥疑

伊訓五篇疑

第三卷

盤庚疑

說命疑三

說命考疑

高宗彤日論

西伯戡黎論

微子論

第四卷

秦誓疑三

牧誓疑

武成疑

武成考異

第五卷

洪範疑六

洪範考異

洪範圖

第六卷

旅葵疑

康誥疑

酒誥梓材疑

金縢疑

大誥疑

微子之命疑二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多士多方疑

多方考異

多士考異

第八卷

君奭疑

蔡仲之命疑

立政疑

立政考異

無逸疑

周官疑

君陳論

顧命康王之誥疑

第九卷

畢命論

君牙罔命疑

書疑卷一
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子旣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

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

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黼
鬲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
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
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
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
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
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
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
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
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
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獨

求伏生尚書。已不可得。觀史記所載。雅俚雜糅。雖
多。太史公妄加點攢。而伏生本語。亦不爲少。以今
日見行之書。考之。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
十不止於二三。而序者反欲假重伏生。爲變科斗
之計。不知爲孔壁。羞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
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
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
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
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
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
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通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爲夫子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邪。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顓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堙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它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並行於世。豈有二三千年之遺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百年。而其體致遽無識之者。序者徒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謂其言本末之頗詳。且取其掃小序。自爲一篇。而不殺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

固已洞矚其偽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益疑也。

二典三謨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曆象。下授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羲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之久。其它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

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羲和也。固堯之大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朱嚚訟之言。所以開揚反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方命圯族之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

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為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為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義和也。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義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

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及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慎徽五典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內。與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璣玉衡。以補羲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咨四

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網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真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缺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夔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黜錯

簡削偽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堯典

虞書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
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缺文平
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
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
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
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
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鱓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
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
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納字疑是宅字

百揆時敘。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以孟子言補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為。蓋其中。網內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為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田。或以其位早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而巳。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邪。略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

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間。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為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交為嶠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嶠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悞

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踈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闊。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

矣。而天象曆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爲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璿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爲璿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爲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璿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爲五也。其它如陟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謨。臯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臯陶也。故總曰臯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公襲。如伐苗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於謨加一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古人亦有稱爲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臯陶謨

復聯益稷爲一篇

夏書

愚讀臯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固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討索其爲錯簡。粵若稽古。臯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八字。

亦史臣贊臯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而有詳略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此方爲臯陶之言。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云云方爲昌言。昌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應只此四句。而禹遽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却欠一答。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臯陶謨之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說。改曰爲日。以臯陶之言。予未有知。爲絕句。思日贊贊襄哉。政與禹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

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皋陶遽曰師汝昌言。禹未
曾昌言。而皋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
其先皋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
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皋陶方曰
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
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弼成五服之上。而皋
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
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
曰三段閒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
初。即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
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贊之。此作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忌。皋陶
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皋
陶又再賡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為己功也。賡歌畢。
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
尾一貫。精密如此。惜伏生與之斷續也。今輒正
於後。

粵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慎厥身。修
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

缺文
疑是
妄字

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朕

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俶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皋陶曰。俞。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羲和。小翦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弑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

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間。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疎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炎崑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湯誓

商書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疎謬者矣。旣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糾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

寬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
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乎。今乃勞其曉諭。斷
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拏戮。若勉強以驅之者。以
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於君臣上下
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
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
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
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于名犯義
之舉。以吾君之衆庶。而爲捨順從逆之事。此所以
羣疑填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
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之大權者哉。及其誓

言既決。衆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
恭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
心。不恤穡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衆。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
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
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
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
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筭無遺策。如探諸囊
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慙德。蓋非湯
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太議。密與伐

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為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慙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臯陶之昌言。為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臯陶謨。此君臣問答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

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為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間氣魄弘大。後面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

拳拳於此者。為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惱淫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綏猷。失為君之職。莫此為甚。與眾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

綏猷之本。凡我造邦以下。是勉其各綏。此猷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自任其不克綏猷之咎。詞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為治道之最。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教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

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緣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為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

可顛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桐之役。有不得已者。此君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二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急豫之心。是乃所以為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急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幹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

王之大法。聖人之功用備矣。前後五篇。只是一片文章。典謨之後。四百餘年。方有此段精微之論。湯以元聖稱。伊尹亦以哲人自任。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故經此君臣之再變。而無纖瑕之可指。嗣王亦竟以是而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它人乎。

書疑卷第二

書疑卷第三

宋 金華王栢著 日本 播陽赤松勲校

盤庚

商書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為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主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為己利也。為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

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殺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為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為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

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傳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傳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貫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誥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

商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傳說已在左右。此誥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於其下。此其為答問之詞明矣。

說命中

商書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為高宗也。

難為傳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傳說形於夢寐而後求傳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道於不言之表傳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同一機也。傳巖之野人見其一匹夫也而高宗學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胷中久矣高宗不之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皆竦然自以為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答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閒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語一藥以為古之立言者反以其龐雜而益竒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所求者不相遠。自明王奉若天道止亂民此言立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止惟民從乂此言為君之本。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為君之道自惟口起羞止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答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又聯贖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答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止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克欽承。止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段是答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旨哉。至篇終。未知其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極有工夫。傳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一節立君之本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一節為君之本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缺一審字之類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是戒一箇審字無啓寵納侮。無取過作非。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一節是瞑眩之藥。皆高宗身上病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節答惟暨乃僚之意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

答。

商書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閒暇，君臣醞酢，交相切磋，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問學之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懸虛之學耳。以己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己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為學之實也。高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閒斷之意也。其來其積，皆自細密不閒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麤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為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為學之鉗鎚也。此是荅罔顯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教字，是方說受教之人，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於此而已矣此荅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關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爲然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傅說鑒于先正保衡傅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錄之傳後乎周公成王不幸有流言之間紹續前猷粲然方冊舍高宗傳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彤日

商書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良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雉雒於廟鼎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禱祈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講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缺然不聞說之諫雖有黷于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日天監下民

典厥義其辭甚嚴終曰王司敬民其辭甚婉而祈
天永年在其中矣又曰罔非天胤無豐于昵其辭
甚直足以破其惑而復於禮高宗之世但知甘盤
傳說之賢而少有稱祖已者何哉

西伯戡黎

祖已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
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
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
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警
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恃

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
其未怒故言峻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
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
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
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
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
謂其淫戲微子謂其沈酗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
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容庇有罪此最為喪亡之本
哀痛之言有惻其隱千古讀之有餘悲也箕子決

策指其當去為商家宗祀計則箕子自策我既不
可去亦無為入僕之理所以謀已謀人兩盡於數
言之中比干之自處已見於不言之表事不必同
同歸於仁成湯之德澤深長如此

書疑卷第三

